

5492.40  
7540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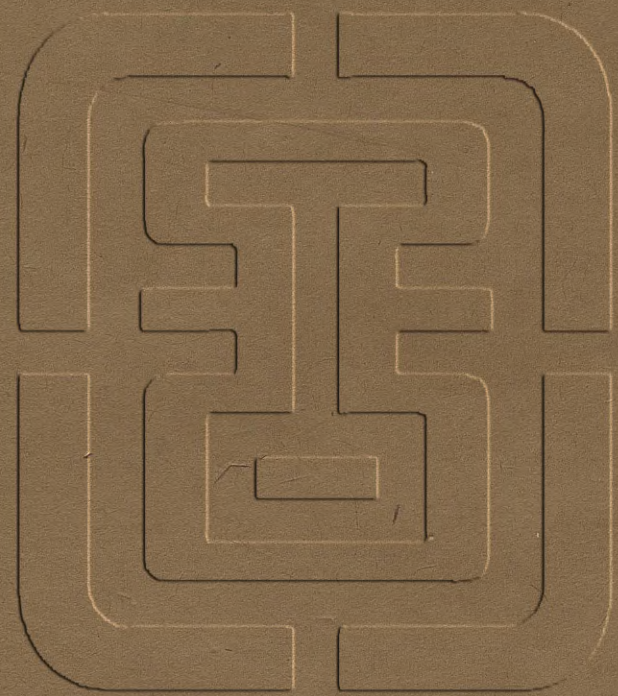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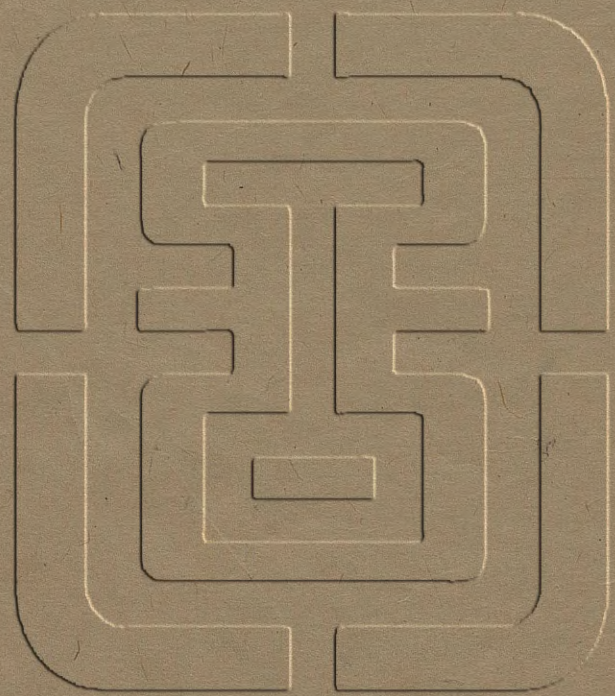
# 元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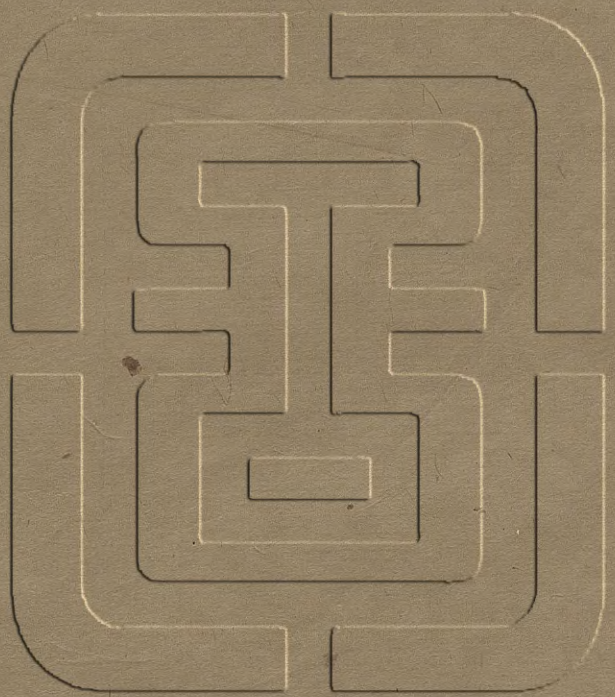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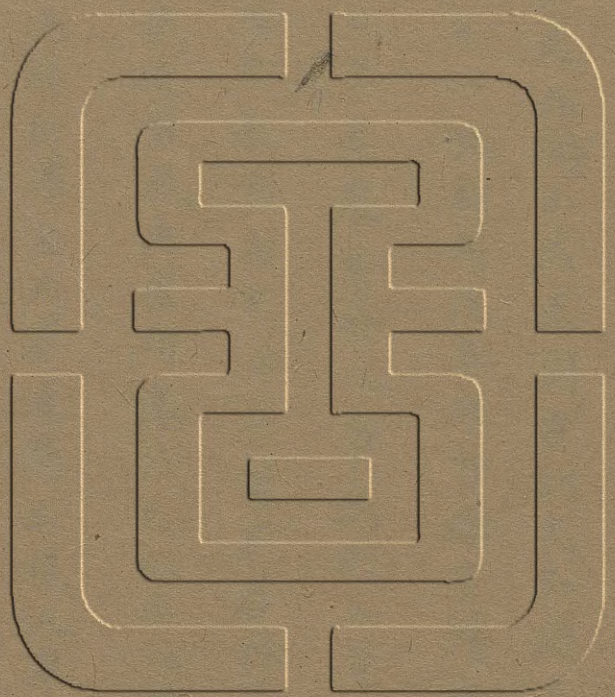
全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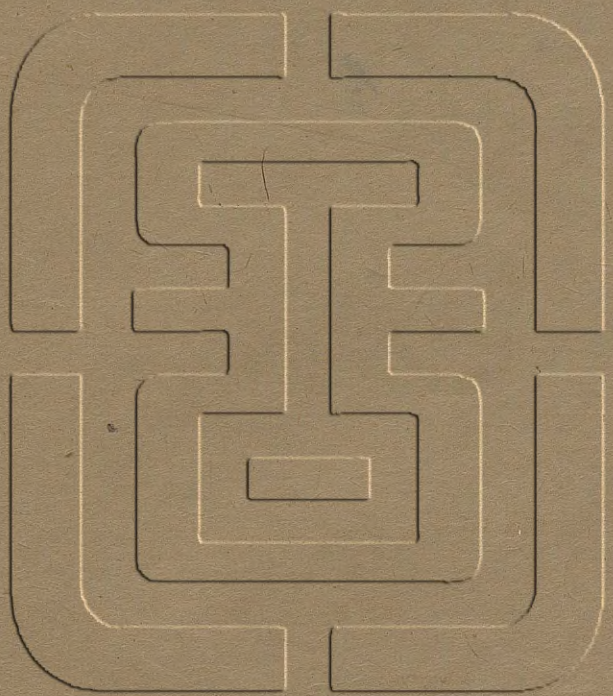
光緒辛巳季秋尚仰止去克於友人處借得  
 此書鈔本以示余余以去城山樵著作什傳世甚  
 少因購吳君鄒傳四鈔藏之凡二千三百字  
 惜原本已有誤字暇當再校以耐冷居士記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元續紀序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秣陵盛時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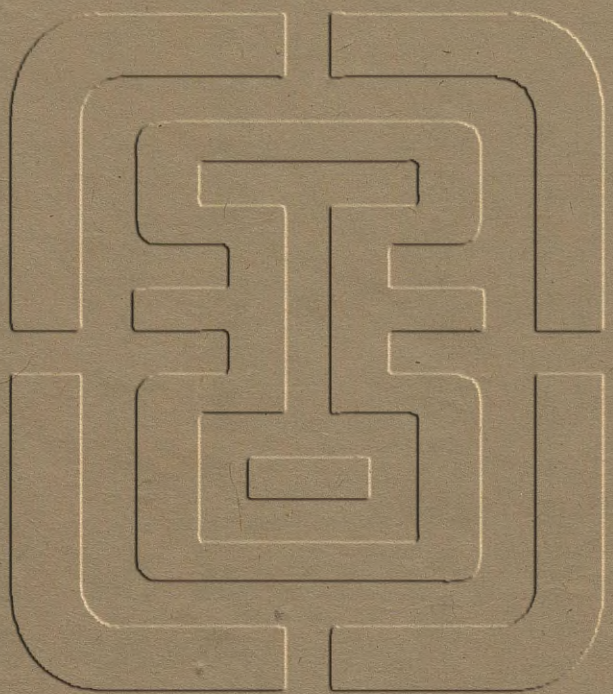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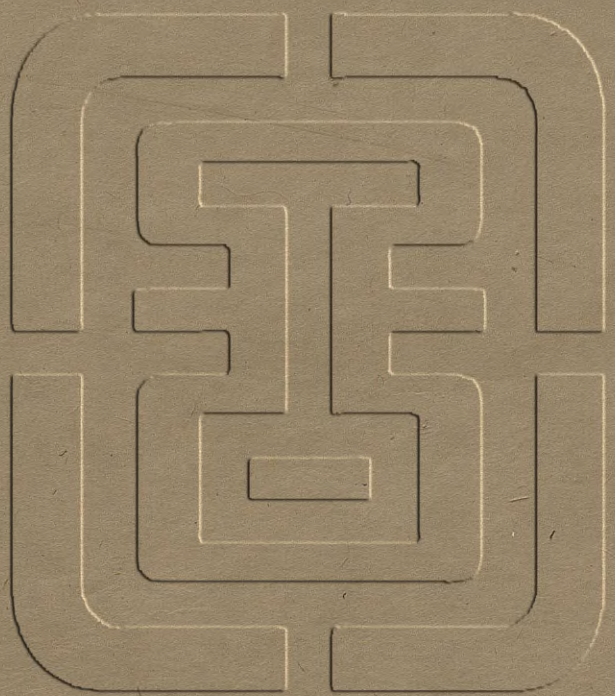
嘉靖甲寅春四明詹子將往梁陽謁史公恭父乞予為文因借玉女潭山居記  
 于羅原溥戲題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因古洞天卧遊三百里都只在毫端既還  
 遂借別帙原溥時教日一致翻閱後各跋百餘字魅之復錄所跋者于紙是時  
 予在制春寒多雨故日夕棄舉業廢人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益肆厥力居無何  
 羅氏所藏已殫乃復借于姚元白元白所存不甚夥然舊時拓本頗精奇時  
 晨起捉筆日午棄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卷乃已秋涼入樓霞上萬佛嶺過本業  
 尋謝靈運墓不可得托宿祈澤至天寧達菴山現大泉歷虎洞雁門而返返則  
 初本已失遂寢所為今年秋陳先生之官蜀中欲致書楊太史檢往時所為詩  
 乃得于亂書及省之已紙弊墨渝矣久之與黃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立官舍



觀所藏甲秀堂帖。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者。後歸閩士王某。王素稱好事。今官都下。淳父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父從旁慨嘆。異其所來。及酌酒歸。篝燈坐堂上。因思凡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翰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則二氏所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人。蓋有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特古帖之苗。爾世所傳。契帖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与朱公泉元本。有趙子昂跋。皆号称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于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适之。隸釋。歐公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金石錄。黃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帖。不賴子傳耶。予既笑。予之贅。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元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

一月三日也





元牘紀



周穆王籒書吉日癸巳



三代刻自岫巖紫霄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士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  
余求之未獲今乃于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矜然如在山岩邊也嘉靖甲寅  
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適自敬題之以還

漢急就帖

書學自二篆八分外惟急就為草書之始臨池之士不可不厭觀焉近代宋仲  
溫祝希哲皆能之然二公微傷于纖此外固未見卓然者矣吾鄉印岡先生藏  
金石遺刻甲都城元孫原溥許編借觀之適取七種首得是帖故散為題之云

爾時嘉靖甲寅三月十五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

右漢史晨饗孔廟後碑予借自泮泉記室同諸家板本讀之俱不甚善異但此  
快後有周武時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豈簡自別刻上得而逸偶附  
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孔廟置平史碑

三代彝器款識世不多見壇山石鼓剥落亦甚自秦相秦山之果而下惟兩京為  
古予嘗檢洪丞相隸釋見此碑列於第五而近世都元敬楊用修徐獻忠集漢字  
者俱以為第一豈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  
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之缺之故收為補之而記其學  
如此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今現此快乃得其寔也然洪跋  
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  
因其殘剩而輕舍泮泉其慎守之也弃臣子分下有仁敷海外著甘棠兮十六  
字洪与都氏本同有而此不著嘉靖四月七日記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漢碑額下即真書其人無復書者此碑既篆額題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而額下首行又書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碑陰又有篆書門生故吏名五  
字故与諸碑迥實泮泉收漢刻極富必有以訂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並陰

右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並陰一通吾鄉羅公所藏元孫泮泉假以示余碑言

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按爾雅十二歲名申涪灘永壽元年乙未  
言此申者則次年丙申矣霜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也此皆漢人尚穢禘之  
學故文字好奇如此其他則洪丞相郁大僕言之已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洛州洛河得之土中近楊文貞公亦謂廣平府洛河得  
此碑篆曾記宋鄭僑以此為篆體八分而元王定公謂為蔡中郎書至此之夏金鑄  
鼎形模譎佐以今現之蓋奇之過者爾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文魯君碑 隸額白字

方字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文之稱蓋方古拙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十

二日記

漢孔彪碑

孔彪碑雖剝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是漢人中出色者古人文字只以古語駢書  
之現此數篇十句多有韻可讀亦一種奇文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壽頌 篆額白字

此碑近出故洪氏諸君所缺曩年曾有人贈予後失去今重現于泮泉恍如故人  
別久再見猶能識音容也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鄧騭討羌竹簡

又按雲麓漫抄言此乃宣和陝  
右人得木簡筒內梁師成入石

右禮曹朱子价鈎勒于研上者予過子价書楊升菴兩寄蒼潤軒記于石漫石

上摹得之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

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臣廷議縣令三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訂畔



卷急：如律令後又云馬三十匹駢二百頭日給古詞古筆觀之令人慨然若朱  
公有真近時博雅好事之士我成午十一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漢急就帖

余舊藏此帖臨學曾數十百過此已與沙門圓慧昨于華亭何元朗見采仲  
溫臨本神氣骨肉俱勝今日更觀茲帖微悟古人造筆之意焉是日午後  
獨坐樓下與原溥面談不可得故再為書此筆鋒久類作字遂不隨手

元牘記

魏受禪表并上尊號奏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元帝梁鵠妙迹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邈乎中郎可全見古人  
面目淵泉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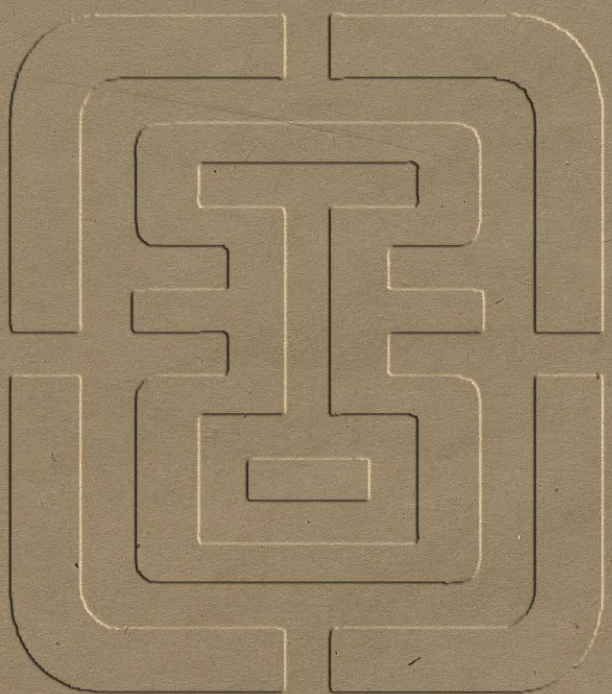
魏魯孔子廟之碑

篆額  
白字

世稱此碑為曹植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于  
淵泉記室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風清洒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

姚元白頃歲得舊榻閣帖托友人裝潢成帙因匿此數紙沒後于其子得之可謂珠還  
合浦矣然元白不即入于舊帖而別存如昨者其亦有感于人物之重輕耶余得  
借觀之故為題之以告來者



元贖紀

吳皇象書天發神讖碑

右天發神讖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疎籌思亭又移府學櫺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下予屢欲搨之未果今得現元白所收本摩挲之誦書疑皇象多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也斷碣之夢元白想知之久矣

又

世稱此三段石誌言乃華嚴文皇象書者予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菴楊先生為予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予因拓一本致之一本贈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下云

元續紀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記

今士人家收換帖，正所謂有杜荀直章得度者，昨與東海何元朗論此，余謂定武本自彞齋松雪外，世間應無數快，彼言當猶甚多，因自謂有之，而又不即出以示余，此亦恐以氣相尚者耶。淵泉乃祖太守公蓄此，一為陳頌熙所臨本，一為豐稔存所臨本，一為詹仲和所臨本，其餘則蘭雪軒刻，爾俱有跋可考。侯予見何氏本如何，再一一為淵泉鑒之也。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晉王羲之雜帖

右陰符經心經華陣圖十七帖四種，共一帙，乃吾鄉石阡太守印岡公所收。元孫淵泉出以相示，余記少時受業橫涇先生，曾以陰符示余，謂非右軍之筆。又數年前見友人金子坤壁上帖，多心經一長紙，後有跋，辨右軍未曾書此，今已不記。

此必有誤

而此本則又無華陣圖雖始自右軍然此刻乃李後主所書此則楊用修有此  
言也惟十七帖為右軍之華而世間臨本極夥此殘石乃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  
于寺中掘得之華意翩翩有東晉風韻差可寶也曩見其子子新為予言是勝國  
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子新隨父官遊似得其實也子新愛此石  
歸時以紫瓊色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逸棄驛中今不知所在嘉靖甲寅  
立夏日雨中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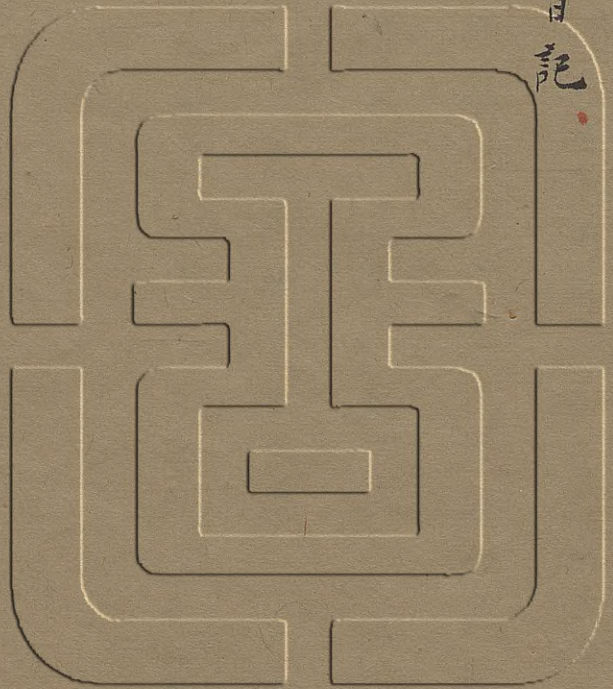
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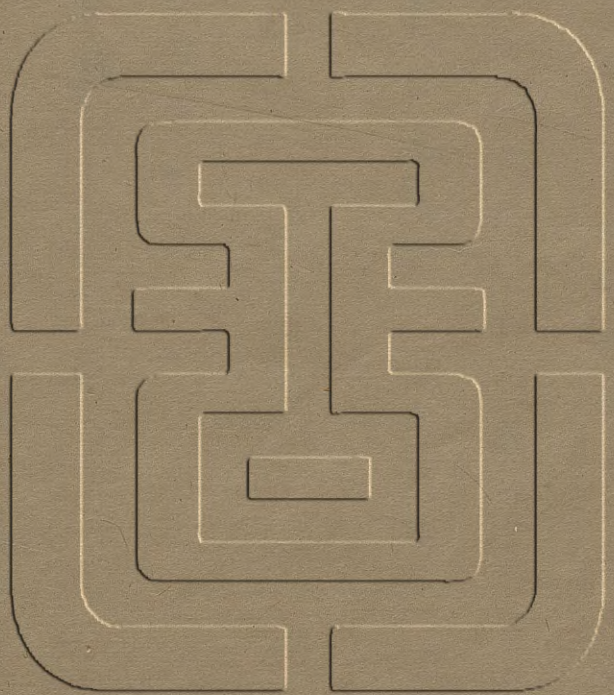
士君子肯砥礪名節不貴逸心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  
旦奮發遂為江左名流頃于陸士衡集見其碑令人慨然遠想意欲適宜與上  
軒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秋澗兄出所藏石本觀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  
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居復近子隱讀書臺傍每風日晴美上改基宿莽想像

當日羊韻誦少陵蕭條賣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平原文章全稽  
字畫夜深而寢恨予不能送之游也余既得厭規此本而秋澗命題數字于上  
捉筆笑曰佛頭堆佛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出示彼必連道惶殺人  
也

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佛字終  
董





元贖紀

陳章需書攝山棲霞寺碑

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時所立然初本殿于會昌  
后又重立而石復斷僧人契先再依石本馮之則今立于殿廡者是已碑內言明  
徵君初居此与度法師講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壽佛未成而没子仲璋  
繼之又言明法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法又言黃盼適迹茲山死矣法師傍又言  
楚新尚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不可尋而道刻益已剝盡  
則江總持所禪題翠坡字勒銀鈎臂平樂館適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嘉靖  
丁巳五月七日記

陳僧智采真草千字文

近世初學以此為楷吾鄉王達元字子新尤以此得名但學者多濁惡可惡遂至  
見者闕堂為群玉堂帖後有半幅字結體微肥有丰度

隨修孔子廟之碑

隸書有額篆黑字仲孝俊文

去年余同余伯祥過王用五宅見拓此碑於壁余遂攜之以歸初元敬近集金甌琳琅自言收隨碑甚少余既于石湖志畧得橫山塔銘刻本而復兩見此豈非予之深幸耶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借泃泉兄所收本消閑因題而歸之

右仲孝俊撰內言陳叔毅以齊皇諸孫為曲阜令因修闕里故孝俊立此以頌其功時大業七年辛未歲也然孝俊自書齊州秀才以下又書前吳郡主簿豈罷官而復應秀才奉耶書差有誤意又甚排後頌語云子還名賈兒多字郭二句為古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後周西岳碑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古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泃泉其初輒以示人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元贖記

唐褚遂良真書三藏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蚕吐絲文章俱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而中書之榻僅見簡翁所帖紙墨兩精原博可以保矣甲寅三月十八日東髮畢題字

唐吳通微行書梵金禪師碑

書學之盛莫逾李唐今世雖祇爛墨渝而收者得其一字鳳毛麟角不嫌于少多寶佛塔魯公之書遍天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有言者曰收藏貴富賞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原博其世守之甲寅

三月十八日記

唐加封孔子詔書隸字

右詔三通碑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寅三月十九日借現于原博跋言是

者字衍

碑曾為風仆而字畫不損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間絲竹音者耶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

余燈下偶現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邊問孔聖人何字予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尼父余曰父者男子美稱因使子現此同予誦畢而寢改早為甲寅二月二十日敬書其後以還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夫唐世追封之典禮与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議焉惟以手畫紙模索數十讚嘆而已

唐李邕行書法華寺碑

李北海書以岳麓雲麾安羅為勝而是本重刻于木故丰神稍失末稱刻石人東海伏靈芝乃公所托名也余友湫泉兄出所收本以視啟為題其後如此

唐歐陽通正書道因法師碑

李儼文

歐陽通正書教信本流麗有餘而嚴嚴不足杜詩云書骨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此求信本之迹孰柯伐柯取則不遠矣湫泉兄其謂何哉嘉靖甲寅三月廿六日雨中試新茶畢記此

唐歐陽詢正書醴泉銘皇甫府君二碑

右歐陽信本書醴泉銘与皇甫府君碑信本在隋末祇能書入唐為太宗馮九成宮愈翩翩自許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因歐書留名至今而詢竟以筆札喪節今二本並裝一函現者因書法而愛名教可也

唐虞世南正書孔子廟堂碑

榮者道以二十萬買未琢去大周字本即此此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于永禪師当时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玉印賜之今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借觀羅氏本因題之

唐李陽冰篆書三墳記

少温書始自嶧山終歸九峯故劫利豪爽遂為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刻散見人間者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不可見見此亦已過半矣簡翁嗜古取篤家藏古今金石刻極富而元孫淵泉能世守之昨以是帙假予故敢為題其後而歸之嘉靖甲寅五夏日記

唐張從申行書玄靜先生碑与唐李衛公行書上西岳書二帙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魯公書一為從申書昨予遊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断裂草野而是碑板瑩然如玉壁立無下李陽冰題額与大歷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字多為人指所畫豈以此絕世為三絕故遂膾炙人口而和与不知皆愛耶李衛公上西岳書少時見治城道士家怒一軸後遍求之不可得今乃得見讀其文凜凜猶有生氣吾鄉姚世昌曾因此受知朱開府事在江寧志予此書久已零落不能記其詳故聊因淵泉凡道其畧如此嘉靖甲寅五夏日雨中記

唐史惟則隸書大智禪師碑銘

大智和尚七十九年東奔西走說佛說法只留得卧去坐去有何差別二句已是眼光落地時踉蹌話頭嚴挺之史惟則二家癡漢更為作碑寫頌以至今日裝法帖書跋語紛紛不了古詩不云乎當時一著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淵泉若穿透此句便難滿家書法名畫我眼中只道無有片紙隸字也

唐陳懷志行書北岳碑

韋虛心文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溢尔淵泉富有唐世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日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麓下過冰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投宿處景象也

唐柳公權正書秘塔碑

裴度文



柳誠懸書學出自邨彤。邨彤出自懷素。而素自真邈。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數人同論。則具體而微。各觀則同。其異曲。玄秘塔是柳書之極。有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以為玩也。

唐顏真卿正書多寶佛塔碑

岑勛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正如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澁。此殆曾子建所謂。蘭芷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言。以評古書。此又曷以言心賞耶。予故聊為泃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唐釋懷素草千文聖母藏真律公襟帙

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假泃泉所收唐人遺刻一十三種。二十七日雨中無事。各為書字以歸之。而是帙最後。乃因為之評曰。千文如美女當歌。聲嬌而形壞。聖母如劫卒臨陣。氣銳而風恬。若藏真律公二帙。則直如春書晴絲。再若。有秋空薄霧。澹。還無也。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艷。是碑之立。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少師之。其所謂瘦金書者。其權輿也。

唐柳公權行書復東林寺碑

誠懸此碑鋒鏘盡歛。風骨微著。故是合作之書。嘉靖甲寅四月七日。為泃泉兄鑒足。

唐徐鉉隸書貞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鉉書。冊者。簡翁既裝為冊。而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黃石公廟碑。蓋簡翁重道德。愛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元孫泃泉能世守之。予得現。改為題。其後嘉靖甲寅四月七日也。

唐李北海行書東林寺碑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祠翰想見風彩之嘆此後又有米元章將之奇題名合三公現之可以知李公書價當與這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月七日借泐泉凡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賈茶人適至遂煮火試泉書此記事

唐碧落碑

右吾子行有說予曾見元朱蓋辨臨本于友人何元朗宅極佳然世以為仙人所書而劉公佳話指為陳惟玉書朗州去五碑時不遠宜得其實也

唐張庭珪隸書孔子廟碑

右大字李邕文在孫師範之次

唐李陽冰篆書庾公德政碑并城隍廟記

右二碑不及三墳記通勁然德政小而美城隍大而神彼書于此也城隍乎

唐釋懷素草書自叙帖

此帖乃文徵仲為陸氏手勾入石者刻極精搨紙佳可以見古人遺意又格古要論有魏良臣跋今陸氏本年之

唐戴千齡隸書北岳碑

右大唐博陽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乃翰林李峯文吳郡戴千齡書天寶七載立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

唐裴平隸書文宣王廟門記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并并篆額大曆八年立篆額字不甚大

唐裴平隸書黃石公祠記并陰

右大曆八年立題篆黃石公祠記五字并布衣趙郡李卓撰七字俱篆後書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十二字亦篆

蓋作作善

唐王子言隸書任城縣橋亭記

右游芳文開元二十六年立王日雲篆額書在唐隸中為古雅又極深可誦

唐李陽篆書額卦

少溫書猶蹈九軌潛心收作當時謂為蒼頡後身現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蕪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榻可寶

唐顏魯公正書家廟碑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十七字篆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于郊野延襲告于上官移載入于府城立于文廟故日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故圖不朽者可以思矣

唐顏公正書八閩齋會記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萬千然時有恒耀于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之事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中最為奇偉蓋以其氣象宏森而又不窘速故爾

唐顏魯公書玄靖先生碑銘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書溪沈作舟扶起之

唐顏魯公磨崖中興頌

右大字魯公書之翹然者出八閩齋記上

唐顏魯公屋位帖

右草書乃魯公草本無意于書而天真熾然學者可以知作字寫畫無意于佳而自佳者乃誠為佳矣

唐李北海行書嶽麓寺碑

是碑華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凡季公書言黃雀仙伏靈芝元省已者皆托名也

唐林藻沒慰帖

壬子冬袁紹之以此寄予海寇剽竊姑蘇文物盡糜數十年後求此遺刻難矣况此碣載入闕中又已不存者耶元白收之當勿遺落庶余得頻頻借閱也甲寅立秋日記

唐顏真卿正書爭座位帖

大丈夫平生節槩只視其氣如何胸中磊落如茅文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真金美鐵百鍊不回若無主宰為物所奪則瞬息間已冰消霧釋不能復振顏光祿在唐人知其死烈之難不知此若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只如爭位時咬釘嚼鉄便有上鐸時氣勢元白信此帖則此帖潦潦草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二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唐歐陽率更行書夢奠帖末元章行書杜詩附

右夢奠帖與米書杜詩共一帙壬子秋曾于市上并深慰帖欲購得之逢新安王虎文與語回首已失賣者所在後吳門袁紹之以深慰見寄而篆刻未獲再觀昨于杭州王箕泉宅見陳道復臨米詩恍然憶往事如昨今復借元白尺所收舊冊覽之恰是久別故人忍墮研席邊設笑竟日默消胸中許多俗氣也

唐梁昇卿隸書御史堂精舍記

觀此碑足見唐世法網之寬然在上者若無真心過罪人之意則精舍即見地獄餓鬼而罪人匍匐階下方且望之奪魄此書與夷齊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可觀者也

唐張預行書

張預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退筆如塚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報天地也

唐僧懷素草書千字文

狂素此書遣筆似與自叙藏真律公諸快不同然而因熟姿媚天真俱備可觀也

唐張少悌行書孝光弼碑

張少悌書此碑在張頊書姜嫄碑之上後五百年有中男子盛時泰借姚氏法書四十種內有此快故為書評歸之

唐褚遂良行書哀冊快

癸丑四月五日余獲此快十日同袁振伯觀于園亭是時母夫人張病勢已篤

振伯束裝又迎余勉治酒食餞之摩挲是冊記日子士今日秋雨初滴坐蒼潤軒檢

姚氏襟快得此恍然若久之因憶陸士龍有言人道多故歡娛實難予之所感

豈徒存沒只此振伯在姓蘇兵戈中何可即見耶然則達生者可以觀矣

唐王士則行書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頌 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唐玄宗隸書孝經

予觀此冊知唐之藻潤政治燦然可觀

唐林藻深慰碑

八月內見此快與夢真快于市上正探囊購之適遇新安王虎文與語良久回首而失聞此刻已歸閩中求之不易得今復獲之故題藏之以見真跡之難得存此猶足為士真爾王子孟冬十有九日病酒早起搔首書此

唐沙門勤行書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右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之唾地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夜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洵水与性即我性矣此教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書法自聖教序中出是善事逸少者嘉靖丁巳五月七日記

唐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所立者按記言天監九年僧淨王捨宅為寺保大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福等請開善僧令安修之碑乃為安而立者予嘗記誌言謝靈運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

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逕甚幽而殿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后亂石躑躅如  
萬羊尚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予之以逸今回思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內  
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今并蕭帝之蹤者思之彷彿其形勝爾  
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唐柳公綽正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鑄者有御史榮華跋言中立此文如甘誓亂征不華  
不俚子寬此書如瑞人正士筆法通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玉泉自蜀  
遠見昭因記其後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記

唐高正行書明徵君碑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大中庚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  
此即未帶所謂手摩一文玉諸畫工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

唐寶篆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泉字靈長詞藻雄贍草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七千餘言蓋深于字學者書此碑  
在唐人中別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年為韋公師立歷叙世  
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于靈造與其有也苟物不得而不有  
與其無也苟物不得而不無得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可謂至矣  
而后又言身纏世故迹混俗塵發忠孝以飾躬演信義而旌行蓋隨時而不器豈常道  
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歟友人陳  
元晉遊三茅榻見此胎予手粘為冊因題之首軒中云九月廿日雨中對菊花記

唐業行寺主釋翽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燭微撰業碑岑君各頑是德哉  
南陽人也祖父文本父景倩解褐為同州參軍又為蒲州司戶參軍又調補衢州  
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白容縣令是碑因其去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  
年秋予以試事赴白容既失意日夕遊行崇明寺托居民捐教碑以還柳沂江

君指示此及寺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以示白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少時與祝京兆復詩稿及來刻白容縣志自言遠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因得摩挲墨本恍惚往事故記之去嘉靖戊午十月二十一日記

唐沙門齊操行書大泉寺新山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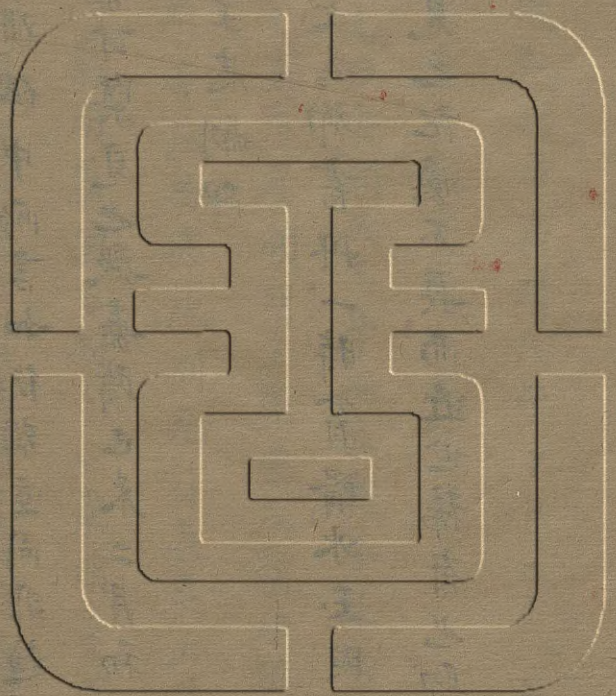
右鄉貢進士姚摹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今在白容崇明寺山門內按志大泉寺在白容縣東北五十里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顏繼祖捨宅為之者今徒置縣北唐卷村碑陰有崇明寺莊功德記則元符庚辰山陽李潛書是此碑自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為崇明爾但不知今之崇明寺可即志所謂唐卷村否碑兩旁尚有鐫記惜不及觀據所書有岳巖道意可保潛書不甚佳篆額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一月廿日記

唐昭仁寺碑

右朱子蒼撰文不著書人姓名却漁仲以為虞永興而都立敬亦信之予謂筆勢与永興不類規模永禪師而又風骨或恐即朱公所書不可知也嘉靖戊午玉泉陳先生在建陽建一范堂自為記刻之后客死載喪歸其子夢吉以遺刻惠予而并及此嗟夫士遊萬里之外欲以功業自期而瞬息難料如此此所以唐皇于薛舉戰地而為此寺現碑中所言如御辯堂同非趙理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般若之門云云者亦可驟見也歟嘉靖己未二月初八日記

唐王績行書玉忠嗣碑

王公此碑元載撰文及卿書丹一時翁婿冰玉照人矣字結體規模北海而肥予曾于<sup>唐盧</sup>雲岡御室見之記憶不真而近世稀有也聊存之嘉靖己未十二月十六日記



元憤紀

宋米元章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而其法亦少變焉此快筆勢猶  
端謹無怒張穠纖之失亦因魯公而變之者故甲寅三月某日題印因太守所藏本以  
遺元孫原溥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志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志背嵌墻角僧歿碎以為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傳  
于世予向見茲石在露地視寺僧移向座下然比久不至岸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  
龍池邊有宋時移文摹刻極精印崗當不應反遺之也予既借觀此快而並以是  
告原溥原溥以別業在湖西他日轉攜之以歸亦一奇事也甲寅三月十八日淨信  
居士盛時泰仲夏記

宋米友仁行書大成殿記並謝翰表



評者以南宮書怒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今以小未較之又不但堂廡之差而已予嘗合晉二王唐二歐宋二米並觀謂其一鱗不如一鱗以茲二刻視之良可見其梗概矣甲寅三月十八日借觀泐泉兄所收因題數字以記之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于真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寂之書未行故猶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翻之翻目可喜也

宋蔡卞行書曹娥碑

論者謂京卞之書悍誕姦鬼見于顏眉干戟之下使人掩鼻故當時見大蔡書崇寧二字者有有意破宗無心寧國之語印崗公收古今法書極多而猶不棄于此高齋靜坐有客階門出此与坐位帖同觀亦可以知人品嗜好于書筆中矣原溥試以其一語我來

宋李仇隸書鄆州州學新田記碑

此帖雖出宋世而題額下款俱如漢刻有古受禪遺意原溥以其甲府貯之俾人輕宋世估書者觀焉甲寅三月二十日束髮畢禮慈悲大士像后記

宋蘇子瞻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帖乃東坡先生為石室先生書者園府重臨故有蘭雪軒筆意

宋王介甫此君軒詩

此君軒刻舊在石天府庠吾鄉侯子寅酷嗜書畫嘗欲購一亭種竹東西辟重刻是石嵌之未果今二石既以零落而寅竟竟遺忘以沒偶覽原溥所收道其間于人者如此時甲寅三月二十七日也

宋范文正公真書伯夷頌

原為唐虞士檢為宋宰相賈賤迎柔然檢嘗時恩托于原之後而今日檢之子孫羞以為祖然則人之立德可知已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宋忻州普照禪寺興造之記

右沂州普照之寺真造記仲汝尚樸程暉篆額仲汝芳刻石而書則集柳誠懸諸字為之其視玄秘塔等銘猶遜之于祖雖不求其必肖而氣脈不與涉記稱其地即右軍故宅故有曠書台澤華池吾于此而又有徐勉戒子書之感遂并以告淵泉凡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祀

宋印龔行書安民堂記與梁房通碑

右印龔書二碑其一前有死白出民二字乃仁宗書以賜封晦者世稱死白始自蔡中郎而右軍稱善然今都不可見學書者即此觀之亦可以見其蕭之遺意矣按書史公要龔字仲恭丹陽人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宋黃魯直行書食時五觀

余嘗謂涪翁四休詩與五觀帖其言若迂而真有益于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痛少侈于衣馬老溺于晏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意則饕餮終歲其有幽意清淡者鮮矣而又况于深詣聖諦耶予昨偕此快于羅氏閱之而深有所感故手臨以送之也

宋米元章行書章吉老墓志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于洙然佳不及于洙吉老以醫名于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卷之而不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改亦以吉老之為人可稱也觀其志之所述數事蓋不篤行而隱于醫者今人于親之沒自為志刻以示人苟且完事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时无米顛耶吾于此深有所感

宋黃魯直真書狄梁公碑

王敏佩先生謂此碑如荆阮之徒章甫粗巨蓋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于規矩中無超然處也

宋蘇子瞻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外過子瞻不遇而落地即此刻現之不徒見當時友阻之篤不足以知李公人品矣

宋陸放翁襟帖

予癸丑清明日曾得此帖題詩其上云人人載酒過長干歌舞風春真未闌我以酒  
資無處用購得舊帖背人看蓋因先母病將祈神三茹改爾今日再觀羅氏此帖  
徒為潸然出涕而已

宋蘇子瞻真書韓文公廟碑

右信體端毅有褚法佳書也

宋黃魯直行書快閣詩

右筆穢長在食觀映上馬券跋之下

宋蘇子瞻真書表忠觀碑

右大字有骨力字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

宋黃魯直行書黃龍梅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宋黃魯直行書七佛偈

右遺筆纖利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怒流于指

宋卽補之隸書明倫堂記

右在休寧縣淳熙甲寅卽補之記并書不甚佳

宋瑯琊山題名

右簡翁藏瑯琊山諸賢題名一帙內有言治平二年秋八月癸卯哉生魄伯兄子美与  
予挈幼子世偉為瑯琊之遊觀月于曉光亭宿了堂詰朝西觀瑯琊洞飲寒泉  
并煮茶而遠又明日往觀廣照上人塔由南嶺路以歸自初及今至山者三而未  
有知茲遊之勝且悉也除人在成之為客長老僧徒在行責授滁州園禪副使錢公  
輔題又后書云甲寅仲兄子玉續至余昔讀滁志恨不載諸聞人題名今觀此哀然  
巨函既已快百迹之未湮而讀之至此又如身在于岩萬壑中者然則古人謂游名山  
飛鴻踏雪題名只如雪后指后爪者豈真無所見哉

宋蘇子瞻行書金剛經

右小字前有篆書御府所藏東坡書金剛經十字予聞之高近思云此碑在臨江覆御  
道在高疑具有字起之得此然竟得其半昨高曾以此贈予予昨轉贈半峯老衲

嘗觀謂之曰蘇學士為文書金剛經只一本流傳至今予為母書心經不下數十隨寫  
隨沒此宗公稟老和尚如何判斷彼曰且只官寫莫与他較長說短予又曰當再為  
師寫楞伽彼曰即刻板亦准予笑曰汝道我做不得東坡自却以佛印自任曰家貧  
靠隣富客適有以吳中重刻贈予者悅憶往事因為題之時嘉靖甲寅十一月十二日也

宋黃魯直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遺<sup>遺</sup>華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故在予嘗謂涪翁二詩如后首釣魚  
臺云笋巖林塘晚絲簾歲月除俾有唐意但以前篇觀之則用韻既險而說理又晦率  
多牽強能奏啟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宋蘇子瞻行書歸去來分詞

右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華員鋒鏐都不露後有跋差大字更疏爽余少藏  
是本每暇則臨數百字常慨想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壯之謂其間關  
萬里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今觀之此書真足以博惠公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  
書靖節此詞豈非所謂吃飽惠州飯細和浦明詩者深有感於中耶

宋黃魯直草書阿房宮賦

右多側筆亦有遊絲帶連處不如所書漁父詞

宋黃魯直行書秋月掛疎桐詞

右大字有丰神涪翁書出色者骨與肉並到

宋黃魯直行書大江東去詞

右後有跋已模糊涪翁此書不如月缺掛疎桐

宋蔡君謨正書弟安渡碑

右大字結構不愧摩崖

宋黃魯直行書涪溪行

右字造筆妙刻手亦精在青原詩之上

宋蔡君謨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盛然四家之中惟醜藉黃流麗  
未峭拔皆令人做衽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在<sup>重</sup>簡<sup>重</sup>中之如有<sup>德</sup>

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其上而自不能哉

宋米元章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殊有

遺意但微傷于軟

宋蔡端明詩刻

蔡端明書在宋代為第一等安渡只欲逼摩崖此數詩結體負勁典刑俱在駸駸入顏光祿之室矣嘉靖甲寅六月三日雨中借姚氏亭觀于蒼潤軒因題

宋寶晉齋法帖

研山遺刻予因蔡端明離帖借觀于元白因合君漢蒼徐虞部辨缺石詩臨四紙一贈米法曹子价一留屏上而歸原搨于姚氏

宋米海嶽二帖

右米帖二種乃元白得之侯子寅者瑞墨堂是元章使淮時所建蒼薛紹彭云本當第一品天下却微頷幸在連騎者是也多景樓在京口面山背海為天下甲觀元章就居在焉比年學書求借遺帖昨得此燈下觀之甚適因為疏之如此

宋米元章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珠璣吾鄉侯子寅結愛南宮書每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比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予得厭觀之逸書以記

宋真宗御書青帝廟生帝君讚 正書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廟生帝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元白其信然哉

宋蔡京正書 集 賢趙公大觀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耶子徑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乃無氣菲之意耶

宋米元章行書露筋之碑

昔讀王常宗露筋娘子詩心甚壯之欲一見未暇不可得秋澗籤頭忽以見示長夏湖草邊故雷不知幾百步從橫臭腐已自歛歛一出此女便是千百劫一

段公案。中岳復為勘破。今日文墨之士。借以舒寫忠憤。

宋僧夢英正書夫子廟堂碑 程浩文

夢英謬篆。極為可鄙。一時僧紳從而贈詩。今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讀。宣唐時舊刻。特重磨之。上石。改曲。刑俱在耶。

宋中書門下牒

右中書門下牒。永真軍一通。乃宋仁宗因范雍之改地為多。故請九經書藉者。當於眉陽僧惟悟。正書上石。字畫適勁。有歐陽率更遺法。秋澗嗜金石。利不捐微細。改得蓄之。予既得觀。數週。乃知古人重民育材。在宋尤有忠厚藹然之意。不獨文翰精美而已。

宋黎特正書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右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特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改者。呂公此篆。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既想蔡中郎遺軌。然後知是記之所闕者大。

宋范成大行書四時田園雜興詩石刻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過。思陵阜陵。遂登執政。此時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春風土民俗。不惟詞格膾炙人口。而筆墨標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健羨。名不虛得。記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撫然。吳中近為海寇剽劫。痛者日矣。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宋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大頰頰。蜀道難。然得涪翁此書。愈得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相偕也。清秋園居。滿洒忘事。獨坐鵝羣閣上。日臨數十字。水天兩碧。又何異仗策巖霄。峯邊耶。

宋黃魯直向房宮食時五觀馬券法帖

論法帖  
數句常  
語脫

杜牧之阿房宮賦予嘗恨其不道磁石事。吾嘗此書其飛翥勢有金石相宣之意。食五觀帖多折筆。禹券帖是蘇黃二公為方牀區處其窮者。讀其券真令人愧死。處今時風士偷薄。豈復朋友道淪落。真如弟兄骨肉。以財勢欺凌者。何限兩姓人耶。吾友姚元白蓄法書甚多。今此三刻併為一帙。必有見矣。豈徒愛其字耶。

宋黃山谷書七佛偈快園詩石刻

宋元章曾穢黃庭堅是拙字。今以七佛偈觀之。信然。如扶月疎桐之橫放。晚登快園之清勁。大江東去之轉折。則又種種臻妙。大抵字書之士。只須遍覽古今墨迹。石刻。胸中臨書時。隨紙筆興趣。寫出。更不可道古人不好處。便落人脚底下爾。

宋黃山谷二帖

右濟南周子與并語溪石刻二帖。吾友姚元白所收。子與帖。曩歲西虹外史曾以贈予。后為好事者持去。壬子春予在盧中丞座。論及古今石刻。偶誦此一盧公笑予。槐花將黃。士子胸中。文墨無斗斛。不知從何記此閑話。予笑止誦。洛淫詩舊曾借觀。

予羅氏予評其遺筆妙在清原待之上。今日再觀。秋夜篝燈。摩挲石本。遙想老人當年。季春風雨中。湖襄江水。微漲。泛獨齋。數十人。向元次山碣邊作詩書字。宿而反俯。仰古今。寧無所感慨乎。元白慷慨好事。能周人之急。家有陂池。教飲。蕭洒曠濶。正與二帖相契。予得借觀。故漫為書。

宋黃庭堅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詩

黃龍禪師開堂疏并元上人此君軒詩。其一帖皆山谷老人書。元白收之。予得借觀。因嘆晦堂和尚為徐禧請出向雲岩院說法。後人追求山家。此疏已足捕風捉影。元上人千里間關。見魯直。只要一詩。此又却是喪了自家寶珠矣。然非二人。山下只柄話頭。元白將何者裝滿。予將何者題記。且又道人兩手寫字。還有同者麼。請元白一轉語。又休道我平地上起骨堆也。

宋米南宮行書吉老墓表

宋米元章書吉老墓表。筆勢從于德銘。大都士人作書時。有平有合。觀者雖不可。故比較後。然必求其妙處。則于自己臨摩。方有資助。不則只是開張顏善草。

凡得其敗紙惡札皆謂是以頭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癡人前說夢嘉靖甲寅八月十七日在蒼潤軒對吳仲珪古木寒藤記

宋米海嶽臨晉公座位稿

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晉公座位稿譬之孫之子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脈自是一派若使他人為之吾恐其優人為項羽在場時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九夫爾

宋米元章臨唐虞永貞汝南公主墓誌銘

史書言虞永貞此快甚詳此乃米老重臨本頃予送文壽承昆玉還蘇詩曰獨獲汝南快何須登第歸正指此銘舊跋而今於元白處借此觀之恰是當時崔十八重覽而幾立對言也甲寅八月二十九日晚起對雨在蒼潤軒垂簾記

宋米元章染袍快

元章染袍快後有宋華跋世稱元章顛以此快証之果然然世亦有顛于元章而不稱于人者甚多然則顛者人耶快耶元白其謂何耶

宋米元章寶晉齋殘快

右寶晉齋殘快乃子寅所收今歸元白予得冊閱之因記陳穉曾言曹之格模刻在諸快中為最下蓋星鳳之子也古人鑒賞心手兩到今世稱好事者豈徒未見古搨并古快名亦未之聞子寅平生極嗜詩畫且酷喜米書予所見不下百十種而米居其最中予每憶其人不得而得見所遺因為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雨中試觀并茶書

宋蘇子瞻行書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州山水但不知李陽冰篆底子泉與章蘇州作詩時如何

宋蔡君謨真書弟安渡記

元鄭杓子徑著衍柝收古今十二人謂蔡公書起五季之衰弟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矩矱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因其過人者耶



宋方山定林寺碑

右方山定林寺碑一通。乃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遷康府校書。籍朱舜庸撰。迪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倫差遣危和篆額。按志舜庸即金陵人。隱居不仕。著金陵事。卷慶元中。出守吳郡。行證以傳。文頗工書。亦有未意。予以乙卯。喜同祈澤僧。性遊。因捐以歸。然志但以朱公為隱逸。而不知為免解進士。微此碑。其何以考耶。丁巳四月記。

宋吳郡修大成殿記

右宋鄭仲熊撰。米友仁翟者。年蒙內言國疾。兵真之後。天下廟學。僅有之。類因陋就寡。室文真閣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修此。乃紹興十一年也。予謂梁公以金人之寇。創制學校。可謂良牧。然比歲海夷入剽。吳人四避。此亦其所棄也。天幸不使屠城。爾設有之。其害寧下口口耶。不知繼之者。亦為修此乎。予以丙辰除日。得此于市。又有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子指者。細如蚊足。隱見字畫。上畫寶塔品。下畫諸方諸祖。不知何人所為。實奇品也。因附記。若夫米書。向已評之。不再贅。丁巳四月二十八日記。

宋蘇子瞻楷書海市詩

坡仙嘗謂韓退之。能開荷岳之雲。而不解憲宗之惑。能信鱷魚之怪。而不能已。當時之謗。觀海市者。出一轍。世祿二公。命官舍磨蝎。故文而多仙。信哉。

宋蘇子瞻行書吳道子畫跋

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與史全叔者。云海市詩。前後僅數日。蓋少一肘。所貽者。書法飄逸。其亦所謂遊五餘地。運斤成風者耶。二刻俱在萊州。蓋蘇公妙品也。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作。又後漫記。

宋人題名

右不知所刻。亦無名氏。其語云。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及六月下旬。休於釀。投熟佳果。

採成清泉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從古。率通判王希顏。邑令孫奕。台榭陳確。遊事趙頤。杜仁壽。合于岩石之上。醉書以記。共六十六字。楷法精妙。予每愛之。候詳考。以訂其所在。

宋蘇子瞻墨行

右嘉靖乙未吳人得于土中是時鈔德洪為學師記于上鈔餘姚人以講學名記言東坡歎悟可與入道而學不絕于所造而技能害之使專志于道則粹然一出于正矣予謂鈔公正專志于道者又無技能害之何其所造亦止此耶丁巳五月十八日觀友人所寄拓本因記之

宋湖隱上人像贊

吳中舊有酒仙詩張即之書刻于石每愛其達有寒山拾得之道今岳旣齋贊湖隱上人云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低如雲烟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巖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鉢時節到來卷如蛻蟬湧出舍利八兩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噫若茲人者亦酒仙之流也歟丁巳五月十九日記

宋如愚居士書滿庭芳

昔僧有言儒門淡泊收拾不盡所以皆歸于佛此言雖夸然人實有或因省悟或因下品而逃之者金華中願山辨支佛方塔上有宋如愚居士滿庭芳詞云吾乃當塗之樂儒奉道尊聖行誦多年已踰三紀截滅六塵緣習業自營度日未曾獨見豪賢般若力掀翻煩熒坦蕩獨備然來斯于四載裝奩佛像塔宇盡先解造遮賜石道直至水碓邊都係束修已鏹捨為助道芳禪知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圓明字畫類山谷后書淳祐四年十月廿日如愚居士書記后又書云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予以癸丑七月廿為先母張修孟蘭齋此中觀此詞時方僧明通者修塔未完予許作記后刻石送入山今并此石俱嵌于塔旁有一碑不甚佳丁巳五月二十二日實先親忌日時已四更歲矣終餘檢書偶見之為記于後本憶若居士者亦高人也哉

宋蘇子瞻与佛印書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內言僕不知大顛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退之能輕重哉味此語似有福元公意故前云今承示喻知世外人尚劫如此吾輩何足道也則其意可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宋張忠定公像

右宣德中安成劉球所刻劉公下自有像記甚詳像作巾服員領面文骨采甚奇

古上橫篆張忠定公遺像六字左書大德六年九月十有七日吳興趙孟頫同楚人  
湯炳龍拜現于此山書房右書公自贊曰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欲明此心服之無數予記陳希夷贈公詩有云自吳入蜀是  
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地也頃多謝髮邊簷孟先知之矣雖  
不能同隱華山亦已幾于仙也哉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因記

宋黃魯直行書此君軒詩

右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款此于南榮五子分司覆之以亭自以為起廢培翁  
九原之安爽亦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忽見破屋中樹一石自披  
荆視之因搨以歸竟好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一蘇醒已乎培翁此書與詩頗  
奇偉自言咄嗟而成文不加點蓋一時之興所至爾程嬰杵血二句然有江西派之意  
也丁巳六月八日雨中觀于蒼潤軒記

宋末元初大書墨池扁

玉泉公自蜀余生蜀生述言支幾石乃一頑石左磨山已入官街院花草堂近河淮  
長松里餘內有一寺楊子云改宅已廢門楣尚存末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海岳公署  
書甚稀然書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昔所謂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庸者歎

宋口口正書義和寺記

右宋太平興國四年立內言寺本晉人司徒嘗之宅內有昭明太子書扁徑會昌之暇  
不存筆力甚道惜搨人庸俗前書人及獲者之人俱未及搨俟後游時補之尔戊午  
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馮雲夫行書崇明寺禱輸戲記

右紹興九年五張體純篆雲夫此書規模稽令蓋當時院體所遺今石嵌于院壁  
寺僧都不知之柳永年字壽神者為予言遂併搨之聊作他時沒柄尔戊午十月二十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乃子瞻為李方叔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叔即  
子瞻主試落第者予嘗謂子瞻以玉鼻驢贈方叔不足奇而子瞻以玉鼻驢贈方叔  
為甚足悲然方叔不過于子瞻乃命也而後竟齷齪以死使坡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

自立可不慎歟。嘉靖己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贈，漫為誌此。

宋蔡襄正書有美堂記

蔡公此書出自永師，但天子寵之之寵，不沒說見郭忠恕佩觿可考也。嘉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因得此于市上，記之。

宋李布楷書新公塔銘

高屋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榻隱于藪莽，乃紹興中甘露傳燈正祖大法師永為東講院主，慧新立者，長與字，雖不甚佳，而寔雨花之遺跡，內言新公負母禮補陀，過大士化現，曰觀音不在南方，汝途中錯過，又曰以有為身，易無漏智，亦奇，白亦古也。嘉靖清明日記。

元續記

金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駸駸遂侵凌米顛，直欲與之分庭抗禮，虎兒在階，便當縮項耳。

嘉靖甲寅六月十八日，睡起題。

金玉庭筠行書博州重修學廟記

右黃華行書，金學南宮，史言老人儀現秀偉，善談吐，胸次不在元吾下，觀之信可見矣。元白收法書極富，長夏坐鵝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觀之，故為題此。

金玉庭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華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歲子寅，性嗜米書，黃華學米，得吾者蓋洪流遡源之意，今乃都歸元白，元白其勿厭觀也。我洗硯礪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足矣。

金完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西岳碑之上。

元續紀

元趙松雪行書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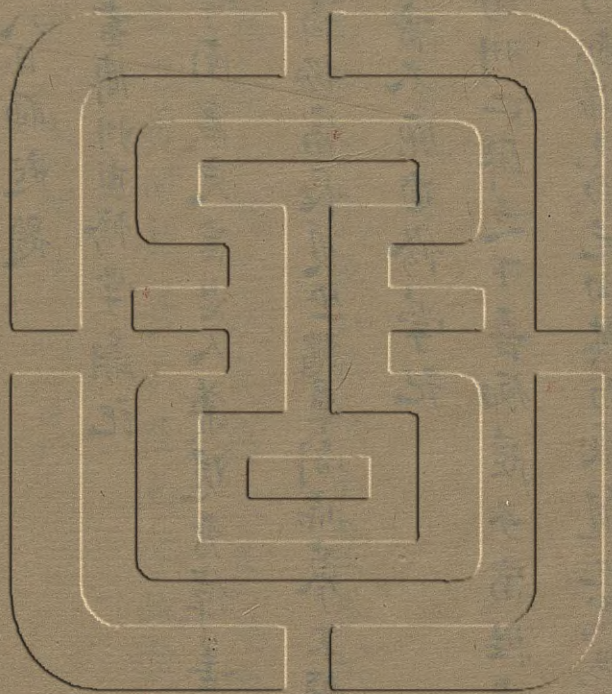
書石藉于刻手。猶書紙藉于筆工。世稱趙文敏字。非苑紹之刻不佳。此帖乃僧秋東白重模于石。故筆勢不無少失焉。觀者如九方氏相馬可也。甲寅季春某日記。

元鮮魚樞行書晉字解

頃見鮮于伯機絹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鬬蒼松。鶴鳴老檜。以茲刻視之用筆。雖同而丰神稍異。學書者必多求之墨迹。而後覽乎石刻。庶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矣。嘉靖甲寅三月十八日曉起題。

元楊翺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佐書不渝漢魏。豈以當時人皆習于真草行押。故遂不二之耶。今以此帖觀之。嚴勁古拙。不及右人。而布置美茂。風神骨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可以觀矣。原傳乃祖印岡太守藏。漢刻甚富。而猶兼收乎此。其有取于斯也哉。



元劉惟一篆書朝元觀碑

元人篆書惟吾子行周伯溫知名。此刻雖美茂不及而古勁有碧落遺意可寶也。原傳具試較之。

元李處巽行書范文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處巽字百年碑板未甚苔。行人莫道追宗過。誰是當年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吾子行。李處巽重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此文章字畫。可以想見儀刑矣。嘉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王興祖隸書池州路橋建憲司治記

分司之責甚切于民。而元末法度盡廢。一切皆為粉飾之具。此碑刻于至正六年後三十年。我聖祖龍飛。而池陽首服。則民心可知矣。然則前日謂處廣其居。祇者是速其去。而閭閻相民。竟何所赴。想耶。觀是者可以感矣。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虞伯生真書真龍寺記与元清河碑

曩見道園公題宋孔道碑輔擊炮笏卷後。筆意正方。二碑同。道園公在勝國。德行文章冠冕一時。而書字特具餘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類有道者之士。則公之德行文章。又于書字而可見矣。清泉借予法。將及百種。而道園公之刻初見。故為道其。故如此。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元虞伯生隸書長洲縣宣聖學記

右陳旅文祠九思篆額。予初時聞橫江顧師言。文徵仲隸書。是學虞道園者。曩見虞公題畫上十字。命以此本印可之。嗣見其筆意矣。

元楊桓篆書李翰林酒樓記

右沈光文楊桓篆。筆力瘦勁。樓字從聾。不造木也。父亦奇偉慨嘆。

元趙子昂真書冲玄仁靖大真人張公碑

右碑結體勝香君

元盧疎齋詩帖

右盧公書。奇偉。雖真州隸籀而出之。其勢飛動。

元趙子昂行書少林裕公碑

右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筆意

元鮮于尚機牋書千字文

右大字結體雄壯有氣勢後自跋云余與仲美任侯別十年大德辛丑過錢塘相與道至元年丁丑初渡淮時事恍然如前世因留數日其行出紙求書予解書南方士大夫以予此人初知點畫九得數字傳玩以為希有仲美來自天京如東平宋集賢雲中李昭文懌陵周景遠彭川日師孟真定惟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為法願予貧陋多謗曲學寡聞之人莫足法耶殆用此相慰藉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元趙子昂行書千字文

右結體佳刻手亦精前後俱無跋臣伏字誤書服字傍著一小伏字如豆大

元趙子昂書君廟碑

右行書微傷于肥世人學趙書咸知有君廟碑猶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寶

佛塔也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雲集文蘇天爵題額唐棣五石字起落處俱尖蓋自古文鐘鼎中出也

元李雪菴正書茶榜大字

雪菴和尚善寫書元時禁扁皆出其手此刻猶為得意元白市隱園鑿茶泉以餉客月中雪後汲水試羅階時出此在烏皮几上焚炷香共以指畫字讀之阿誰雖非盧仝定是馬異七碗不足童子必重擊火矣

元趙子昂行書漢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板最多趙光祿繼之亦然此碑骨肉兼到可以雁行李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日午後睡起晒藥適有遺墨因書此評以遠挑元白書府

元趙子昂行書崇禧萬壽宮記

右余卿赤松山農金元玉先生所收本後有跋云此快清勁飄逸嚴然李北海也而神俊又過焉可謂善學古人矣石刻去此僅一百五十載而筆法和祈但恨無佳紙妙筆搨摹得其精神自大明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赤松道士記于賞

趣閣云去三茅峯足百里。金公平生嗜趙書。紙山華冢精力都。碑改雖教十百者。皆臨滿書紙。足可想見當時臨池之二矣。此帙舊藏吳子寅。子寅卒後歸姚氏。予自姚氏借閱記之。

元趙子昂真書七觀帙

余昔歲見橫涇顧師蓄此帙。每向予言松雪是書不拘學黃庭。而字字畫畫皆自黃庭而出。此真善學黃庭者。然公矚目未數日。平生所蓄四散于外。今日終于秋澗書齋。見此拓本。因有感于前事。然則程公藏書。表公著論。趙公校藻。其可感尤多矣。

元趙子昂真書彰德路修學營修記并序有壬小楷三臺賦及遊三臺

懷古有述二詩

三刻在彰德路。出陽路。出陽本韓魏公故里。予亦思一至之。昨家兄官遊正德。是地舍短省覲。時曾托以求河北諸處遺刻。未之占也。今日忽于元白處見此三種。乃知金古石刻。埋棄竹野。何時不有。特恐人不好。好則又何地不過也。

元吳志厚隸書國清禪寺與修記

國清禪寺真造記。乃勝國時孫蕭文周伯奇篆。吳王一書者。後有存州小跋云。國清寺真造記。張太史為宗勉公製之。主一吳隱君居書之。通時多改。未遑入石。今宗勉主嶽林予向會舒汝論徐自牧諸公于此堂。因請視斯文。恐久而湮沒。乃合志命勒石。他日國清石中或能復刻。豈不謂習峴山故事乎。况別石心二老嘗極誦而嘆美之。茲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月既生。大子謹識。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峰故物。世稱吳公書。是學孫叔教。向見閩人陳少峯所藏墨本。正與此相類。

元秦不華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金陵惟栖霞最多古刹。次則祈澤。今年秋。同友人顧清甫。姚元白。陳叔行。共宿次日。由官氏泉。達虎洞。再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員壽。搨此。按不華字美善。元名達。薄化。狀元及第後。御為易名。予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蓋學徐鉉。張有而稍更其法者。此碑是。歐陽率更中出。圓活姿媚。風骨俱存。可寶也。

元茹山崇禛系壽宮詔書

右趙文敏公所書。石川孫文獲于白曲。過金陵。予見而愛之。遂遺以贈。且書一



待于肩昭予見敏耕日粗肩不直一呵至詩要他恁麼不贈雲浦學士贈与金即  
元哥公慷慨好遊所至傾市此乃佳三茹同柯丹岳竹譜所得予既借臨竹譜而復獲  
此公之愛我可謂忘年矣四川毛儀曾見之謂予曰趙公書至延祐始成此乃六年所立  
視他碑咄咄通北海以予以為知云因併記之嘉靖丁巳正月九日兩中在蒼潤軒對山丹花記  
元王士弘書重修方山定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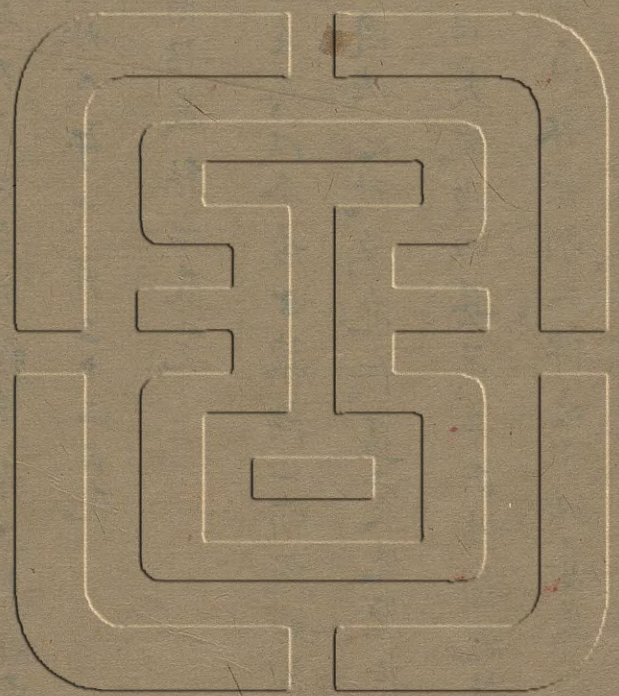
右虞集撰晉顏帖木兒跋內言方山三**大士**蓋以退庵孫公主天禧傳席既海朝  
廷故命其從平山高公繼之富儀于絕流漢公以絕流之名非所以廣學海與大乘  
也命集易為道源使繼退庵而高公次之高念其業師妙至左方山故以衣孟  
之資重修其寺而集為之記集言家往自無始以來執著諸有以受者皆**悟有靈**  
**亦空則妙有**真無尚然安此教語甚簡到書法亦婉媚可愛予向遊其地見此碑仆于門下  
因搨以歸丁巳五月望日記

### 元沙門師一行書崇明寺藏經院碑記

右沙門毛俊撰文李桓跋顏乃至正五年所立世祿崇明寺經為斗藏蓋言造  
時有七人甚偉末書書既不知所存今碑亦言之然經今已散失予亦收兩函一  
為道行般若卷一後書**大宋**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姑蘇陸松  
書一為樓炭經卷二後書年月同惟姓字是鮑昇者據此則出於吾人可証而何  
以云云耶但前有硃砂印曰白容經藏寺斗書毗盧法寶則又明言之不知何也  
師一書出自松雪顏妙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 元趙孟頫行書姑蘇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英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始名順心以居**具本**公之從祖震者  
後果菴居士吳志因佐之改為能仁蓋震先隱於院本公高願為役終身從遊  
匡廬空陵旋至天目震既沒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記也按記振震若元桑  
之于老聃薛勤之于郭林宗明大禪之于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歟松雪公  
此書絕佳內畝字畝他本所未見也君之下各有私印至順三年所立者戊午十  
一月二十四日權爐呵凍記日色烘爐上甚適也



蘇帖

近世學長公書者自吳文定公後惟石亭先生足稱名矣。叔行出此二巨帙相示，可以知當時臨池之功矣。古稱好者不過習者之內，獨書學乎此，此帙皆當時襟刻，獨紙亦久，叔行其保之。嘉靖甲寅春季亞日記。

書耐伯生所藏蘇善二帙後

右巴西公遺墨二紙，本辣齋大叅公舊物。吾友吉山凡自得伯生為婿，遂以贈之。吾聞大叅公嗜古最篤，炭藏法書名畫極多，而吉山兄獨以此貽伯生者何也。蓋其內一柬是善之既有程祠試事命而急止，欲為其女畢信。伯生昨隨父視翁處，副入闈中，行色甚劇，而視翁以為請婚，后行事適与之相類，故遂奉以贈之。耶。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五日而中，同刻常山安道觀，故為題其向。

書王南原四詩卷後

此乃南原公視學中州時書以昇厥嗣子新者今歸伯生便成一段奇事蓋父以之贈子翁以之贈婿王謝風流雖遠僅一再見矣

書徐子仁三體千文卷後

余友宣光陰多蓄古書畫予數過花嶼山房中披覽竟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峯先生以貽光陰助其少歲學書者予嘗閱九峯篆書直繼周玉雪之流李西涯喬白岩推為當代一人真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二公之中豈後二百年來江南傑出之士蓋亦海內翩翩善書者也況此暮年之書筆力尤為勁麗松為光陰珍秘之寶予嘗潤軒昨自浙極山還忽于箚中檢得敬為題名云尔嘉靖甲寅仲秋前五日淨信居士盛時泰記

書顧司寇詩稿後

在東橋公詩一卷記三首乃為槐翁夫子所書者今嗣伯生甫出以相示予謂吾鄉人物以顧公為領袖而繼其後者惟槐夫子今觀三詩相逢行之慷慨者兩莫異凡行之悲壯皆以佐弼之勛自期而因以相示蓋以預識我槐翁夫子處食已時謂顧司寇後以文字相誦而無知人之鑒者伯生甫可以世守矣嘉靖甲寅冬十月晦日題時泰

書兩山遺墨後

九畹迹之次為郭填郭填之次為碑本改宋元季以双鈎下真迹一尋而張伯雨以學者不見唐人双鈎不足以言知書此卷自稱兩山時人不知為誰觀其以劉道原所論試筆蓋以知有警者昨遠自郊外過伯生兄書齋出以相示予定為贗本而以上說告之因道歸逾旬啟臨一本置座隅竟未果又怨元淹有失迹題而遂之蓋予之意不在徒愛其字而深取言之足以箴吾之疾若夫此卷伯生得自舅家乃外曾祖棘齋公政物棘齋公平生蓄法書極多出此上者清百倍不止此特其常者也嘉靖甲寅冬十月三十日盛時泰題于蒼潤軒

書兩山遺墨後

嘉靖乙卯四月二十四日風雨甚定坐樓下焚香煎茶賦詩贈廣知要蘭樂并寫竹石  
因臨此紙一過後有退筆如塚之嘆遂以之還秋洵主人俾為羣圍邊圍之屋有以復我也

跋山農墨蹟

右赤松山農墨蹟一卷計六紙詩十首注作與自賦稿襍裝之乃友人姚元白所收  
也甲寅歲同謝伯生曾觀于燕喜堂當時已有題字今日復借歸蒼潤軒細為  
鑒行前一紙是家中子孫書趙文敏公溪上禱詩確然贗本不與與跋會二詩  
及嘲尹建昌麻姑酒詩同裝也元白文雅好事近于舊帖背紙內得山農稿卅  
數十紙滿為卷軸光彩耀人許借予一臨之每終快書數字以送豈古所謂  
借書一鷗速書一鷗鷗不足而以字當之耶庚申八月三日東山漫士時春記

元贖紀後序

凡物之堅莫逾金石而金石之為質世之物雖有堅者亦莫能過焉故古之人有宏  
功偉績必勒之彝鼎以告宗廟昭示子孫三代之久而石為豐碑白石鼓言日之  
利以至於秦嶺思累九世之王侯公卿貞儒烈士與天崗里之婦女童子苟有  
可稱者莫不銘之或立于厥道或立于墓側或於山之阿水濱蓋以生者之勲庸  
富貴不過炫耀一時而道德禮樂與天文象氣際可以與后之思者非此莫之寄  
此漢唐後所以震多也夫人以百年之身競勲庸富貴以圖炫耀一時也固不足  
言而道德禮樂與天文象氣際可以與后之思者亦不過止于其身非要此以寄之  
后也而必之人敬考其道德禮樂與天文象氣際者幸於此有賴焉然而消沈  
于水火湮沒于草莽者甚眾而推人敬子往又沒而推之仆之者不少夫人以百  
年之身為不足持故樹之金石而金石為物之至堅又且同歸於銷沈湮沒則前  
之人何所見而寄之後之人又何所據而考焉始吾之祀元贖蓋有感於文忠公

而為也。然而名不出於膠序，身不遠於里閭，無高車駟馬馳騁四方，無深財厚力以鈎致四方，雖得之刻，龜勉柳枝，雖得一蘆於可任奔走以為之故，而不為，宣力於業，而不自知其不足為主司錄也。夫古之人莫不有勳庸，而肯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以寄後之恩，樹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免有消沉湮沒之患，予之用子進也。蓋于三者無有焉，假使有之，而未心踰于古人而欲樹之金石，其何以寄後之恩，願乃為之不韜者，乃其甚愚矣。予雖然，古之人思樹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足恃，則所以寄金石之堅，而俾之不泯者，猶幸有愚如予者在也。

嘉靖戊午九月二十日，雨中，在蒼潤軒對酒信筆寫，不增減一字。

